

辽史 金史 元史 明史 南齐书 梁书 陈书 魏书 北齐书 周书 隋书 南史 北史 旧唐书 新唐书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宋史 辽史 金史 元史

文白对照 二十四史

精华

晋书（二）

主编 廖盖隆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羊聃自寻绝路

泰山南城的羊氏，自羊祜之后，成了司马氏晋朝的达官贵戚。可到了东晋初年的羊聃，已是一代不如一代了。羊聃从小不好学，清楚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既平庸鄙俗、而又养尊处优、飞扬跋扈的贵家子弟。当时有所谓“四伯”之称，人们以之比拟古代的“四凶”。这“四伯”就是：大鸿胪江泉，以能吃闻名，叫“谷伯”；豫章太守史畴，出奇的肥胖，叫“笨伯”；散骑郎张嶷，为人狡猾机诈，称“猾伯”；羊聃以狼戾凶狠，称“琐伯”。由此可见他的人品以及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了。

虽然羊聃平庸暴虐，但由于他出身名门望族，依然有官可做，并能轻而易举地就当上了庐陵太守。当官以后，他那刚猛暴虐的脾气不仅没有改变，而且依仗他的姑奶奶是晋武帝司马炎的皇后，叔祖羊祜是开国大功臣，更加骄横恣肆。谁要对他有点嫌隙，就一定会遭到他的猛烈的报复，轻则惩罚推辱，重则致之死地。

当时有个叫简良的人，不知怎么犯在他手里，他怀疑简良等人是强盗，可又没有抓住证据，却经过调查审讯，马上捕杀二百多人，连婴孩也不放过。另外，又髡锁、徙谪一百多人。他的这一暴行激起了上下的公愤，征西将军庾亮只得将他逮捕，押送京师，详列其暴政向皇帝奏明。司法部议罪后奏称，羊聃罪大恶极。按国家法律，应当弃市，但

考虑到他是景献皇后的侄孙，请依“八议”中的“议亲”之条，予以宽宥。

成帝拿着请求宽恕羊聃的奏章说：“羊聃身为一个太守，却滥杀那么多无辜平民，这样的事，古往今来几曾见过？他可以宽宥，还有什么不可以宽宥的？象他这样的人，还谈得上什么‘八议’不‘八议’！姑念他是皇亲，不忍将他在市曹正法，让他在监狱里自尽吧！”

羊聃犯了重罪，引起了他的亲属的惶恐。他的哥哥的儿子羊贲，是明帝的女儿南郡公主的驸马，由于家族出了这样的重案，他上表请求解除婚姻。成帝对羊贲说：“有罪不相牵连，这是古今一贯的通则。羊聃犯了死罪，这与你当侄儿的羊贲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居然吓得要解除与公主的婚姻，这个请求不能准许。”

接着又有琅邪王太妃山氏亲自来到宫中叩见成帝，为她的舅舅羊聃恳求宽恕。琅邪王是成帝父亲明帝惟一的同母弟，已经去世十多年了。王妃山氏青年孀居，她既是羊聃的外甥女，也是成帝的亲婶婶。尤其重要的是，她曾抚育过幼小时的成帝，感情如同母子。她出面来替羊聃求情，成帝就不好说什么了。丞相王导只得对成帝说：“羊聃罪大恶极，不容宽恕，本当处以极刑。但山太妃顾念亲情，已经寝食不安，忧伤成病，这不能不慎重考虑。况且陛下曾经身受太妃抚育之恩，她的请求理应得到满足。”成帝也只好下诏说：“太妃的舅父，只



剩羊聃一人，为了替他求情，出言哽咽，以至泣血，意切情深，痛彻骨髓。回忆朕幼年遭逢艰难之际，深蒙太妃抚育之恩。直与慈亲无异。倘若太妃难以忍受刺激，以致不测之变，朕的颜面将置于何地？如今之计，只有宽恕羊聃生命，以慰太妃的甥舅之情。”

就这样，羊聃被削职为民。但此时的羊聃早已惊吓成病，精神恍惚，经常看见简良等人前来索命，出狱不几日，就在极度痛苦中一命呜呼。

《晋书·羊曼传》

范坚维护国家法制

东晋成帝时，朝廷执掌司法的廷尉奏道，殿中有一个长史叫邵广，盗窃了公库里的帐幔三张，约合布三十匹。被查获后，经法司审理，以为应当处以极刑。

邵广有两个儿子，大的叫鄙宗，十三岁；小的叫邵云，十一岁。这两个孩子十分孝顺，不忍父亲被杀，就手举黄幡，到朝堂敲响“登闻鼓”，向官府乞求法外开恩，宁愿自己没身为小官奴，以赎取父亲的活命。

两个孩子的请求能否准允呢？政府官员进行了讨论。尚书郎朱晔认为，天下作父母的，有儿子的多，没有儿子的少，倘若这种替父顶罪的办法行开了，逐渐就会成为惯例或制度。



如此一来，一些人犯了罪，又恐怕承受死刑的惩处，都让儿子去顶罪赎命，那么，国家的法制不就废弛了吗？牺牲了孩子，犯罪现象也制止不了，不能开这样一个门路。尚书右丞范坚，赞同朱暎的议论。

可是主持这一案件审理的部门，最后还是提出，将邵广判为钳徒（以铁束颈而为徒隶的囚犯），两个儿子没入官中，这样既足以惩治罪犯，又能使百姓明白父子间的天伦关系，知道圣朝提倡仁孝、施恩于孝。因此，可以作为特例，将邵广的死罪减为五岁刑，两个儿子交付奚官为奴，可这种办法不作为可以援用的先例和永久制度。

范坚上疏反驳这种主张，他说：“自从远古淳朴的民风消失以后，就产生了刑罚惩治的制度。刑罚的使用，不止是为了惩罚，而是为了少用甚至不用刑罚；死刑的判处，不止是为了杀人，而更重要的是为了少用甚至不用死刑。尽管国家有时也下令施恩赦罪，宽大处理，据情议狱，减缓死刑，可却没有因为一点小小的恻隐之心，就轻易取消典刑的。而且，这次既然允许了邵宗、邵云的请求，宽免了他们父亲的死刑，倘若以后出现与此类似的情况，但儿子没有提出舍己赎父要求的，这将置他们于何地呢？他们岂不会被人们视为没有人伦孝顺之心的禽兽了吗？主持这一案件的官员说，他们的主张是特意允许邵宗、邵云的请求，而不将这一处理办法订为永久制度。臣以为国家的方针制度，关系重大，些小之事尚且要谨慎对待，



何况是国家法制，这是不能率易行事的。现在之所以宽宥邵广，是由于他的儿子的孝心感人，可是天下人都有爱父爱母之心，谁又比邵宗、邵云差呢？今天你既然允准了邵家兄弟的请求，倘若将来有人继起仿效，你准不准呢？难道后继者就不是陛下的百姓吗？难道他们就没有孝顺父母的诚心吗？所以。所谓‘特意允许’之说。不会有什么益处；而‘下不为例’必然会引起无穷的怨忿。这一处理办法，臣以为是施舍一个小小的恩典于今天，却留下千千万万的怨忿于以后，实在不可取。”成帝最终听从了范坚的意见，断然处死了邵广。

《晋书·范汪传》

庾纯怒斥贾充

西晋初年，贾充为司空、侍中、尚书令、车骑将军，总揽军政大权。但此人专以谄媚取容，依附司马氏得宠，为当时许多较为刚直守正的人视为奸佞。河南尹、关内侯庾纯，就是一个鄙视贾充的人。

贾充有一次宴请朝官，庾纯亦在被邀之列，但到得很晚，贾充说：“阁下平日走在别人前面，今天怎么落后了？”庾纯冷冷地说：“早起有个市井小无赖犯法的事缠身，因此来迟了。”这是讥刺贾充的话，因为据说贾充的先人曾是一个市井小民。庾纯这样说，是射出了一支冷箭。贾充心里清楚，嘴里不好说

什么，心里已是怒火中烧。

一会儿，轮到庾纯敬酒，敬到贾充面前，贾充也有意顾左右而言他，不肯接饮。庾纯放下酒杯，指着贾充说道：“长者敬酒，你怎么敢这般无理！”贾充看了对方一眼，极其藐视地反唇相讥：“父亲老了，你贪恋荣禄，不回家奉养，还有什么脸面在这里说话！”庾纯大怒，骂了起来：“贾充！天下骚乱不安，都是你这祸国殃民之辈造成的！”贾充自认为位高望重，被庾纯指名道姓的指斥，也忍不住了，反问道：“我贾充辅助两代皇帝。荡平巴蜀等地，有什么罪过使得天下不安？”庾纯说：“高贵乡公哪里去了？”高贵乡公曹髦为了抵制司马氏篡权，奋起决斗，是贾充指使成济将他杀死。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历史问题，所以在座各官一听揭到这个老底，吓得连酒也吃不下去了。贾充的左右就想上前捉拿庾纯，幸亏被一些官员拦住，庾纯才得以离席而去。

贾充被骂，既惭愧，又恼恨，马上上表解职。当然是为了要挟晋武帝出面惩治庾纯。庾纯明白闯了大祸，也有些怕了，也主动上表辞官自劾，说自己饮酒过多，指名骂座，以下犯上，违犯法纪，请求免官、削爵、议罪。晋武帝为了安慰贾充，马上将庾纯免职，又命朝臣对庾纯父亲年老，不请求回家奉养一事，根据礼制和法典，议论其是非罪责。

太傅何曾、太尉荀诜、骠骑将军齐王攸议论说：“凡是断定是非曲直，应当依据礼律。礼制规定，父亲年龄至八十，身边



得有一个儿子不能从政；至九十，全家不得从政。查庾纯的父亲今年八十一岁。他六个儿子，有三个在家侍奉，因此庾父身边不缺儿子奉养。据此，庾纯不请求归家侍父，没有违背礼律的地方。司空贾充鉴于庾纯位居卿尹，期望他在孝义方面应当比普通人有更高要求，也是应该的。而庾纯酒醉荒唐。放肆愤怒，理应受到讥贬。”

司徒西曹掾刘斌、河南功曹史庞札等，也以为庾纯出仕不违礼法，无必归之理。他们还指出古今有不少父亲年老在家而儿子在外做官的例子，不能用另一种法理对待庾纯。

最后，晋武帝下诏，认为齐王攸、刘斌等人的议论在理。并说，当时免庾纯的官，是责备他酒醉误事，以为将来的醉戒。还特意指出，当时贾充也醉了，如其不醉，是不会有在百客宴集之时，指斥庾纯不去官供养。又升任庾纯为国子祭酒，加散骑常侍。

《晋书·庾纯传》

苻融究事断案

五胡十六国中的前秦，是氐族所建立的政权。苻坚为帝时，统一了北方，是十六国中最强盛的国家。苻坚有个兄弟叫苻融，是他的得力助手，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人物。史书记载说苻融聪辩明慧，文武兼能，治理地



方，领兵上阵，都有极不寻常的表现。

苻融特别善于断狱，观色察形，究事推理，他都高人一筹，无不曲尽情状。他担任司隶校尉时，曾侦破过很多疑难案件，使他管理的地方“盗贼止息。路不拾遗”。

京兆人董丰出外游学三年，回家后，同妻子一起到妻家看望，晚上睡觉时妻子被杀于床上。妻兄认定董丰是凶手，就将他扭送官府。董丰受不了严刑拷打，就招认杀妻。苻融审核这件案子时，发现根本没有有力证据。在缺乏材料、线索的情况下，他精心推理分析，紧紧抓住董丰偶然说出来的案发前后的心理状态，包括他说的卜筮、做梦的情况，研究董丰的惶惶不安，研究他们的夫妻关系，终于发现董妻与人有奸。奸夫暴露，案情也就迎刃而解。原来是奸夫奸妇合谋杀害董丰，黑夜慌乱中错杀了董妻。就这样，他平反了一桩冤案。

在他管辖冀州时，发生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案件。一个老太太在回家的路上被强盗抢去包袱，包袱里装有一些对她来说至关紧要的银钱。老太太呼天叫地，高喊捉贼。旁边走来一个年轻人，看见老太太伤心痛哭的样子，动了一点恻隐之心，就顺着老太太所指的方向，飞跑去追赶强盗。这小子健壮轻捷，不一会就追上了强盗。两人争夺包袱，扭打在一起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强盗见跑不脱了，灵机一动，反咬一口，大骂对方是贼，说自己是见义勇为，追上来抓这个狗强盗的。两人互相指斥对方是强盗，旗鼓相当，闹得围观者莫名其妙。老



太太跌跌撞撞地赶到后，人们向她是谁抢了她的东西，她只知道是贼，却分不清哪一个是抢她的贼，哪一个是帮她的好人。这也难怪，这时候天已黄昏，老太太眼睛不好使，况且全副心思都在那个包袱上，自然分不清个头、衣着年龄都差不多的两个人。

地方出了抢劫案，里甲不敢不管，他拉住两个年轻人说：“你们谁真谁假，我无法分清。没办法，只好委屈二位到衙门里去一趟，到那里，我交了差；你们呢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”说罢，连老太太一起送到官衙去了。

苻融刚好巡视地方来到这里。事发的第二天上午，三个当事人被推到他面前。他听了情况禀报以后，又仔细端详了一好一坏、难分好坏的两个青年，想了一想，便对当地的官员们说：“谁好谁坏，尽管他们的脸上没有刻字，但也不难分辨。你们把这两个人带出去，让他们同时向凤阳门方向跑去，谁先跑出凤阳门的，就不是强盗。”官吏和衙役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审盗的，但又闻说这位亲贵满腹经纶，绝非等闲之辈，他既然如此说，就一定有好戏可看。因此，就照他指示执行。过一会，衙役将两人带回，胜者得意扬扬，败者垂头丧气。苻融指着跑得慢的人说：“你这个小毛贼，抢了东西，还敢诬枉好人。说，你是不是贼！”他还有什么好说的，只好招认。

左右官吏问苻融怎能用此妙法辨出真贼？苻融说：“其实很简单。强盗抢了包袱后，自然要拼命跑开；见义勇为的捉盗



人在后面追，他起步晚，可还是追上了强盗，说明他跑步的速度比强盗快。因此，谁是盗人者，谁是捉盗人，让他们比赛比赛跑步，自然就真相大白了。”苻坚和前秦大小官员都佩服他的发奸摘伏的智慧，州郡有了难以决断的疑狱，都要请他指点和判断。

《晋书·载记·苻融传》

军 事

桓温灭蜀之战

公元 346 年，晋之安西将军、持节都督荆雍益梁司宁六州诸军事桓温趁蜀汉内乱兵弱，决定进军讨伐。

是年十一月。桓温率益州刺史周抚、南郡太守司马无忌向蜀地进军，江夏相袁乔率两千人为前锋。

第二年二月，桓温兵至青衣，汉主李势命令其督父、右卫将军李福，从兄、镇南将军李权负责防卫成都，又令前将军眭坚率兵从山阳出发至合水迎战。

由于桓温大军行进迅速，在眭坚到达其目的地之前，晋军



早已经过青衣，进至彭模，距成都仅百里之遥。

这时，桓温召集众将商议进攻方略，有人建议将大军分为两路，从两面夹击成都，以分汉兵之势。独袁乔不同意，他说。“今深入万里，置之死地，士无反顾之心，所谓人自为战者也。今分为两军，军力不一，万一偏败，则大事去矣！不如全军而进，弃去釜甑，赍极三日粮，胜可必矣！”

客观言之，袁乔之建议极为妥当。晋军万里西征，已深入敌境，无疑已陷入死地，有进无退。若分为两路，力量分散，不仅起不到分敌军之势以相互策应之效果，适足予敌以各个击破之机会。正如袁乔所言，万一两路晋军中有一路大败。另一路势难独存。所以，他建议采取“破釜沉舟”的办法，抛弃锅碗瓢盆，只准备三天的口粮。以示无归还之心，将士们必会勇往直前，从而收到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之效。在孤军深入敌圈的情况下，也只有如此，才能成灭汉之大功。

桓温采纳了袁乔的意见。将辎重和老弱羸兵留在彭模，他则亲率步卒直趋成都。

在进军途中，桓温与李权遭遇，晋兵皆知此番只有击败汉军，才有生路，故作战异常勇猛，“三战三捷”，将李权之军击溃，遂进至成都城附近的笮桥。

李势大惧，率成都之兵倾巢而出，在笮桥与晋兵展开血战，战斗十分惨烈，双方死伤颇众，晋将龚护战死，桓温的坐骑也被敌箭射中，晋军眼看不敌，打算撤退。

在此危急之时，晋军负责鸣鼓的士兵误击进军鼓，袁乔拔剑身先士卒，督晋军力战，终于大败汉兵，李势匆忙退回城中。

为了不给李势以喘息机会，桓温急驱士兵长驱直进，纵火焚烧成都之小城门。汉兵为晋军之勇猛所慑服，无复斗志。李势见大势已去，成都难保，乃趁夜间从城之东门逃走，至葭萌日暮途穷。随李势逃至此地的咎坚等将遂劝其投降，李势乃令人抬着棺木，自缚至成都向桓温投降。桓温解其缚，焚其棺，送李势及蜀汉宗室十余人至建康，请晋穆帝处置。晋封李势为归义侯。

自成主李雄据蜀称帝以来，至李寿、李势代成改国号为汉，仅四十三年而亡国。东晋遂统一巴蜀及江南之地，与北方的赵国形成南北对峙之局。

桓温以轻兵深入敌境，竟奏灭蜀汉之大功，与三国时魏将邓艾袭灭蜀汉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所不同的是，邓艾袭蜀，乃乘虚偷袭，而桓温伐蜀，乃是在李势有备、汉军颇强的情况下以破釜沉舟的气概，勇往直前，奋力拼杀而奏大功的。

桓温因灭蜀之战而威名大振。成为东晋名将，被晋帝封为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临贺郡公。袁乔也因功被封为龙骧将军、湘西伯。

《晋书·桓温传》、《晋书·李势载记》



骄兵必败

公元311年，汉昭武帝刘聪虏西晋怀帝，五年后，即316年，刘聪又攻破西晋都城长安，俘晋愍帝，西晋遂亡。

西晋虽亡，而西晋丞相、大都督中外诸军事、琅琊大司马睿却在建康称晋王，改元建武，大有号召天下恢复中原之势。

西晋灭亡的第二年，即东晋建武元年、汉麟嘉二年(317)，刘聪为了剿灭北方晋之残余势力，乃派其从弟刘畅率兵三万进攻荥阳，消灭屯驻于此的晋冠军将军、荥阳太守兼领河东平阳太守李矩之军。

时李矩军屯于韩王故垒。当李矩获知汉军来攻的消息后，汉军距晋军仅有七里之遥，顿时晋军上下惶惶不可终日。

刘畅自恃人多势众，来势凶猛，乃先遣使至晋营招降。

大敌当前，若负隅顽抗。晋军无疑是死路一条。至于李矩部众人数，史无明载，不过，推测一下，充其量不超过万人。正因为力量悬殊，因此，尚未交战，汉军已骄横不可一世，而晋军则闻敌色变。李矩审时度势，遂隆重接待汉之使者，表示愿意归降。

在此危急时刻，必须先稳住刘畅，使之不作战备，才能机会出奇制胜。所以，李矩在汉使到来之时，将精兵隐藏起来。而现其老弱病残，以示无法为战。汉使回去后，将所见所闻如实禀报，刘畅得知李矩手下皆老弱残兵，并已同意投降，甚为欣慰。



李矩还遣使给刘畅送去美酒和牛肉，供其犒赏大军，刘畅遂大宴众将士，痛饮至夜，皆陶然而醉。

入夜后，李矩召集众将士，准备夜袭汉军。晋军士卒听了，皆有惧色。李矩见士卒不可用，急中生智，乃令将军郭诵至附近的子产祠祈祷，使巫师当众宣称：“子产有教，当遣神兵相助。”众将士听了，信以为真，士气大振，摩拳擦掌，准备在“神兵”的帮助下击破汉军。

李矩于是精选能征善战的勇士千名，令郭诵率领之，乘夜袭击汉营。汉军大宴后，皆醉卧营中，大多已进入梦乡，做梦也想不到已经答应投降的李矩会来劫营。所以，晋军夜袭非常顺利，以区区千人突入三万汉兵营中，左砍右杀，许多汉兵在醉梦中便丢了脑袋。刘畅也饮得大醉，忽闻营中大乱，登时酒醒了大半，出营一看，汉军早已乱成一团，死的死，逃的逃、降的降，一败涂地，只得上马而逃。

天亮后，李矩打扫战场，缴获汉军马匹缁重不计其数。三万汉兵，被斩首的达数千人，余者皆降，只有刘畅一人逃脱。

李矩以一千袭三万，竟打了一个歼灭战，此诚战争史上一大奇迹也！

刘畅三万大军，一夜之间灰飞烟灭，就败在一个“骄”字上。可见，“骄兵必败”，乃不易之理！



以计代战一当万

公元，晋武帝司马炎派六路大军伐吴，镇南大将军、都督荆州诸军事杜预自北向南进攻江陵，龙骧将军王濬则自西向东协助杜预平定荆州。其余四路大军同时行动，灭吴之役遂轰轰烈烈地拉开帷幕。

王濬所部发自巴蜀。按照晋武帝的命令，王濬之军乘舟东进，在攻取荆州西北的门户建平后，即归杜预指挥。不料王濬出师不利，遭到了吴国建平太守吾彦的顽强抵抗。为了灭吴大局，王濬乃率水陆大军绕开建平城，顺江东进，欲攻丹阳，又为吾彦在江中设置的铁锁链所阻，船不能进。王濬令士兵以麻油火炬烧断铁锁链，遂东进攻克丹阳、西陵、荆门、夷道等城，直逼江陵。

江陵是荆州治所所在地，是荆州的政治、军事中心，吴国在此置有重兵。杜预的任务，便是平定荆州。他率军攻江陵不下，闻知王濬已抵达江陵城西数十里处的乐乡，马上派参军樊显等率兵接应王濬，欲与王濬合兵攻克江陵。

为了防止晋军从西部袭击江陵，吴都督孙歆率军屯于乐乡，见王濬果然自西向东进攻江陵，于是出兵迎战。杜预闻讯，马上挑选八百精兵，在牙将周旨、管定、伍巢等率领下，乘夜暗渡长江，奇袭乐乡。周旨等渡江后，多张旗帜，在乐乡附近的巴山点起大火，正在乐乡西部迎击王濬的孙歆大惧，赶忙



回军援救，并给江陵城中的江陵都督伍延写信道：“北来诸军，乃飞渡江也。”

孙歆收兵回乐乡城时，周旨等所率的八百奇兵正潜伏于城门外，见吴兵乱纷纷地拥进城中，也悄悄随吴兵进城。由于天黑，吴兵竟未发觉。

周旨等暗随孙歆直至其帐下，突然行动，擒获孙歆，遂占领了乐乡。

杜预派周旨等八百奇兵夜袭乐乡大功告成，杜预的水军也击败了吴之水军，从乐乡继续东进，配合陆军围攻江陵。

此时的江陵已成为一座孤城，指日可破。江陵都督伍延诈降，被杜预识破，继续指挥士兵强攻，城遂破，伍延被杀。

杜预遣奇兵夜袭乐乡，使王濬得以顺利东进，砍掉了江陵守军的右臂，马上使江陵陷入孤危境地，为晋军顺利平定东吴扫清了障碍。周旨等押解孙歆凯旋时，晋军中流传着一句歌谣云：“以计代战一当万。”意思是以奇计代替硬拼，能够收到以一当万之效。纵观古今中外之奇袭战，莫不如此！

《晋书·杜预传》、《晋书·王濬传》

伏击密云山

十六国时期，群雄割据，战乱频繁，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。